**顾准：剑与火的思想者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|  |  |  | | --- | --- | --- | | |  | | --- | | http://epaper.bjnews.com.cn/res/1/20090916/77961253035649700.jpg | | 思想家顾准。 | | |
| |  | | --- | | 本真语录  　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，天国是彻底的幻想，矛盾永远存在，所以，没有什么终极目的，有的，只是进步。  　　经典评说  　　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，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，但是他走了，然而我想，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。  　　———顾准辞世后吴敬琏亲手将其推进太平间  　　顾准是谁？  　　他曾是官员，也是学者。更重要的，他是一名思想者。  **1957年，计划经济全面启动，举国“跃进”之时，顾准逆势而为，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，提出要市场化改革。**  　　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，随之而来的是，两顶“右派”帽子，下放“牛棚”，妻子自杀，子女与之断绝关系。  　　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，并自嘲为丧家之犬。  　　但对于自己的思想，他仍牢捏在手。他独自一人，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，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。  **1974年，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，“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”，并要他“待时守机”。后来，吴敬琏称他为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”。**  　　天纵奇才 19岁讲学  　　关于出身，用顾准自己的话说，是“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中”。他父亲姓陈，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，后破产。  　　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，他排行第五，随母姓。  　　顾准上学至初中后，因贫寒辍学。但他自幼聪颖。  　　12岁，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，端茶倒水、刻制讲义；16岁，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；**19岁，撰写了我国第一本会计学著作《银行会计》，被各大学采用，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。**  　　顾准早年参加革命，1935年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投奔革命根据地，直到1949年，随陈毅的解放大军重回上海。  **当时34岁的他，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、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。**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日。  　　曾经做过顾准秘书的陈丹晨在回忆中提到，那时顾准是财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老百姓都知道他，关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税布告都有局长的名字。因此顾准成了“出布告最多的局长”。  　　上海当时聚集着全国最多的资本家和买办。如何完成税收，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顾准开始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，当时他每天要抽两三包烟。  　　上海的税收问题非常复杂。当时出现了两种税法之争，一种是中央推行的“民主评议”；而顾准根据上海的实际，主张的是“税收专管”。这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。《顾准自述》中写道“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，只有两种后果，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，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。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，这就会变成‘摊派’……”  　　顾准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军管队伍，对工商业实施“自报实交，轻税重罚”的税收办法。  　　事实证明了顾准的税法比较符合上海的实际，从1949年到1952年，上海的财政税务工作为实现全国财政统一，保证供给，平衡财政收支，稳定物价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  　　顾准又早于全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举动，引起了社会不小的震动。  　　此后，顾准被调到北京工作。  **举国“计划” 独倡“市场”**  　　1956年以后，顾准不愿从政，只想钻研学术，他提出要去经济研究所（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）任研究员。  　　在研究中，顾准发现，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，其农业、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。  **在这基础上，他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》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就是废除市场制度。所以，为了提高效率，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。**  **因为此文，吴敬琏称顾准为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”。**  　　这个在如今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经济理论，在当时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呐喊。  　　中国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，计划经济全面确立，也就是在1957年，提出了“大跃进”的口号。当时有人指责顾准，“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，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”。  　　1957年，在完成“市场经济第一文”之后，顾准走上了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，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，被扣上了“有损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”的帽子，又因倡导过市场经济，被康生亲自点名，打成“右派”，下放到河南农村改造。  　　在河南改造中，大家惟恐不够革命，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，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。他在日记中说：不愿做“驯服工具”的家雀，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。  　　两度右派 妻离子散  　　1965年，顾准再次被康生点名打成“极右派”。  　　抗战时期就与顾准熟识的学者王元化说，“据我所知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”  　　“两次戴帽”所带来的压力，瓦解了顾准的家庭。1966年，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。第二年底，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，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：“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”，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。  　　拆骨为烛 照亮人心  **1972年夏，顾准回到北京，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。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，大量阅读与做笔记，为一本名叫《希腊城邦制度》的书做准备。**  　　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，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，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，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。  　　在顾准全心钻研时，1974年11月，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。12月3日凌晨，顾准辞世，享年59岁。  　　4年后，中国社会开始转型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。顾准、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、实行商品经济等观点开始被社会接受。  　　孙冶方在晚年撰文写道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，是吴绛枫（顾准曾用的笔名）最早向他提出的。  　　顾准晚年一直由经济学家吴敬琏陪伴着。  　　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，“顾准一直在思考‘娜拉出走以后’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；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，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。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。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，却又有理有据，使人不能不信服。”  　　1980年2月9日，顾准被“恢复名誉，彻底平反”，当日，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1994年9月，《顾准文集》出版，1997年9月，《顾准日记》出版。  　　王元化后来为**顾准的《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》**一书作了《序言》，其中说道，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，经他一点，立即豁然开朗。  　　王元化评价说，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，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，在“凡是”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，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，仅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，整整超前了十年。  　　顾准书籍出版后，在中国的知识界、思想界刮起了“顾准旋风”。**学者李慎之说，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，用以照亮黑暗。**  　　□文/本报记者 钱昊平 | |

**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——顾准**

|  |
| --- |
| 2001年10月19日10:52　光明网-博览群书 |
| 一  　　顾准，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。  　　这是六年前，我读完《顾准文集》后立刻涌出的想法。  　　可面对着好评如潮、赞誉蜂起，就有点迷惑：自己没把握顾准思想的基本脉络？或者，《顾准文集》出版曲折，还有更精彩篇章尚未收进去？当时就没敢贸然公开自己的想法。  　　六年时间过去了。  　　顾准遗作没有再发现，除了一部日记。日记我看了片断，曾见一文介绍，说其中多隐讳未见精彩云云，我也有同感。这是可想而知的，以顾准身份，在那个年代，又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，怎会有完整思想记下呢？而对顾准的评价，却是越来越高并逐渐定型，最极端的是认为，近代或上世纪最出色的思想家就只两位，鲁迅和顾准。可我看来看去，除当时的论定外并无什么新解。现在，集中赞誉的潮头已过已渐趋平歇，再来谈自己的看法，想必不会被误以为是故唱反调。    　　二  　　首先表明我对顾准的认识。  　　我认为：**顾准是一个杰出的学者，如果从其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来说，也算是个出色的思想家。**这一点，我与其他赞誉者的评价，本质上没有不同，至多在程度上有所差异。  　　从《顾准文集》可知，顾准的学问涉及这样几个方面：经**济学及会计学，古希腊罗马史，中国先秦思想，以及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。**  　　经济学可看作顾准的本行。顾准虽不是科班出身，不曾放洋留学，学历只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，但他聪颖勤奋，在早年读会计学教会计学时已显出这方面才能，十九岁即出版了《银行会计》专著，以后又完成会计学著作多部，以至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潘序伦欲将其视为传人。正由于有这样的专业知识，顾准以后参加革命、担任负责干部主要也就在经济财税部门，**五十年代中期以“戴罪之身”到最高经济研究机构——经济研究所**，自然也因为有如此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背景。  　　顾准的经济学知识广博，见解高明，他很早就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，孙冶方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是得到了他的“提醒”。到七十年代，他已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别于马克思、列宁论断的新发展和新动向。  　　不过，单凭这些，顾准只是个出色的学者，谈不上思想家，连经济思想家都难说得上。学**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就在于：学者，即使是出色的学者，无论其学术研究达到怎样的水准，影响一般只限于专业领域；而对于思想家来说，无论其专长是什么，其影响一定是超越专业领域而广及于整个社会的。**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以及会计学著作，其影响仅在专业圈子内，因此，决定顾准思想家地位的，就不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，而是其他。  　　顾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历史，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，更有成就的是前者，有专著《希腊城邦制度》可证。将此书与《顾准文集》中其他相关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清楚了，顾准许多思想都是经此研究得出的，他可说是“言必称希腊”，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，不但从中取材，而且由此立论。正如单行本“出版说明”所言，顾虽不是史学家，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，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。这些对照古希腊史提出的见解包括：**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别于西方的特殊，中国古代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阶段，中国近代即便没有西方强行入侵也难以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等等。这些都是顾准另辟蹊径、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以非史家身份而达到如此专业成就，顾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赞服。**不过，这仍然是出色学者的工作，所以“重视”的也只是“史学界”专业人士。  **真正使顾准达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，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。这其实是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，他的经济研究、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，都可统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名下。**  　　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，他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，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伸和旁及，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。而顾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，他是“论从史出”派，持“古为今用”观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历史的探索，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，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。”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社会实际的思想路线，**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指向—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矛盾和正误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，这一切都是为了“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”。**  　　只是在这里，顾准获得了极高的成就，使他真正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。他的深邃精细的分析，明确锋利的批判，撇开末节，直达其要害之处，发人深省，自己大彻大悟后也令人大彻大悟。他明确指明了传统经典的唯理论和目的论性质，指明了唯理论、目的论的虚妄和偏执，指明了终极目标的不必，寻求真理可靠的唯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主义等等，凡此种种，也就在思想路线上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。方向在哪里？那就是：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。在中国社会的当下，那就是从传统的教条主义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。    　　三  　　遗憾的是，顾准思考发生在１９７３、１９７４年，可其思想为公众所全面了解，却已是二十年以后了。  　　这二十年间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剧变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制度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虽不能胡乱夸张一天等于二十年，但二十年确是一整个历史时期了。间隔如此长的一个时间差，当顾准思想为我们所全面了解时，不知该庆幸还是悲哀，顾准思想对我们，却已不新鲜了。不新鲜，不在顾准的经济学、古代史研究，而在顾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，那就是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”的思想。  **二十年之前，在大多数人还在迷信迷惘、少数先觉者刚在思考探索，而顾准却已经独力完成了顾准思想。**  　　这里，再引两段王元化的序中话：“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，没有鼓励，没有关心，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，也许今天写出来，明天就会湮没无闻，甚至招来横祸。这是怎样的毅力！”“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大概也是一样，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，所以才超脱于地位、名誉、个人幸福之外，好像吐丝至死的蚕，烧燃成灰的烛一样，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，义无反顾，至死方休。”  　　这说明，顾准能完成顾准思想，达到如此境界，不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见识，还在于他的高尚品质和人格，在于他的崇高理想，在于他所崇奉的马克思式的“为人类服务”的高远理想。这我们就不仅是钦佩，而且要加以深深的敬重了。可钦佩敬重之余，却是无尽的痛惜和遗憾。  　　痛惜的是，顾准过早地离开人世，与他在恶劣环境下长时期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绝症，应不无关系吧？遗憾的是，顾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，却不曾发生本应发生的历史作用。  　　今天，许多人对顾准的高尚人格和独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赞誉，这无疑是应该的。但这仍然不会改变顾准思想没发生应有作用的事实。**对一个思想家而言，最重要的，是看其思想的独创性和所发生的社会作用**，其他都是余事。顾准不是一个未完成自己工作的思想家，也不是让人惋惜的早夭天才，而**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，可却是个被埋没了二十年、因而多少失去了时效的思想家。**可以设想，如果顾准的思想能及时为社会所认识，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，那可省却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？用时间量化的话，至少可提前五年开始我们的思想解放。  　　真令人要仰天长叹，顾准思想本该发生振聋发聩的作用，事实上却没有发生；其“先知”般的思想没有对社会发生应有的巨大作用。**这岂止是顾准本人的不幸，更是我们社会的损失！**  　　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这番见解持有异议。他认为，顾准思想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启迪，他们就是读《顾准文集》才懂得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”的，因此就仍然是新鲜的。不新鲜即便对我们这辈人是事实，在他们则未必，言下之意，我这番见解实是多余。  　　有年龄差距，再加以个别交谈，我无法比如说像上面那样给他列书单，我知道列了他也不会读，可能也没必要读。我只能试着给他打比方：  　　首先，未发生应有作用的说法取的是进行时态，说的是一个过程。当人们处于迷雾之中，在努力寻求一条前行的路途时，有人发现了，树起了一个灯塔，可发出的光却遮没不彰，大家看不见。当以后各种光线开始从四处发射，已能照见前行的路时，大家这才发现（不是它照亮众人寻路，反是众人要去发现它），路口原来已树立有一个灯塔。先行者未曾依靠此灯塔行路，后来人自然也不必依靠此灯塔，但当然也不妨借助此灯塔指引前行。  　　其次，世上的道理真正原创性的极少，大多是处于交叉、融合、包含以及不断完善和集成的状态，虽然要追根溯源还是可一一道明其来源和出处，但除非研究者，一般人不会有兴趣也没必要这么做。今天学习物理学，不必去分辨哪些来自亚里士多德，哪些来自牛顿，只管随便取一本后人编撰完全的物理学教科书，都可入门。  　　我不喜欢讲道理时用比喻，可对这位年轻朋友，我只能用比喻，不知他是否能多少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。  　　不过，我想，不用这些比喻，管它什么原创还是融合、新鲜还是集成、二十年不二十年，统统抛开这一切，现在许多人读顾准，并因读顾准而发生了观念变化、思想革命，这不就是大好事！这不就是思想对现实的功用！顾准地下有知，应可弥补一点遗憾，感到欣慰的吧！    　　对顾准和顾准思想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，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、有意义的。就我本人而言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，他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”的心路历程，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。  **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，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，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，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。**顾准自己不会想到、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。  　　顾准是一个老革命，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“理想”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，像他这样经历的，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。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，就可明了。从第一代到第二代，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，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。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，地位上属第二层级，新中国建立之初，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——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，地位不可谓不高，权势不可谓不重，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，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。然而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，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，几经转折**，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“下野即读书”的求学求真之路。**  　　革命革了几十年，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，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，这成了顾准“从理想走向经验”的现实人生条件。不过，身份发生变化，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，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，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、深刻。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。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，比如刻苦研究、独立探索等等，但我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：**顾准对自己，及自己所信奉、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，而且表现出清醒、沉毅果敢甚至决绝！**个人仕途发生变故，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，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，这并不稀罕；但既已认识，就再不回头，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，同时也解剖自我，但凭理性指引，由大智而大勇，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——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！  　　这一思想进程，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，非外人所能想象。顾准不同于哈耶克、殷海光，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。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，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，可以从理念到理念，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。而对顾准，则不然。  **顾准是事业中人，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，不仅是信仰，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，是生死以之、为之死而无悔、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。**如早年顾准者，他们不但顺势，且是造势者、弄潮儿，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，而且将其作为“舍我其谁”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，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、全身心投入的。  　　可当事业成就之后，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，像顾准这样头脑清醒的纯情革命者就不免痛苦。随着必定是孤独的探索前行，一切正未明将明时，他们感情上的痛苦和绝望也就达到了顶点。这不是简单如局外人想象的那样，只是理念的转瞬之间，在顾准，那是要与过去的自我告别，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，其过程的惨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！奋斗、牺牲为理想献身的往日，与小人奸人庸人的叹息冷嘲和高蹈远举的当时，在撕扯痛苦而清醒的人，这里只要稍一犹疑，头脑也就随之轰悔。眼看着有多少人，努力再努力，终没跨过这道最后的门槛，但顾准终于走过来了！  　　我所敬佩的，就是这一位性情中的顾准！  　　这是一篇大文章，是一篇需要赶紧做的大文章，时光流逝，年轻一辈的心灵已越来越疏远了。  　　张桂华 |